

西生花解 凉若水

所以因为 **著**
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了眉眼心间，
那天下无双。



西星花解 凉若水

所以因为著
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了眉眼心间，
那天下无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所以因为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生花瓣凉若水/所以因为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1. 8

ISBN 978 - 7 - 5470 - 1663 - 3

I. ①两… II. ①所…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9150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字数: 350 千字

印 张: 20.5

出版时间: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丹

策划编辑: 吕晶晶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ISBN 978 - 7 - 5470 - 1663 - 3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 - 23284090

传 真: 024 - 23284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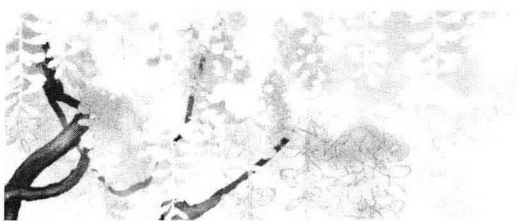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 - 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316 - 3656029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谁人解语谁人心

【1.1】若水山庄/2

【1.2】南疆之行/11

【1.3】萧姓男子/21

第二章·隔时见影倚残云

【2.1】无影土城/32

【2.2】斑驳后墙/40

【2.3】杀人游戏/49

第三章·浮生一夜相思怨

【3.1】赌博买卖/60

【3.2】武林前辈/68

【3.3】断头玩偶/78

第四章·红泪清歌寒声碎

【4.1】真假线人/90

【4.2】黑箫双面/98

【4.3】君子莫行/107

第五章·假作真时真亦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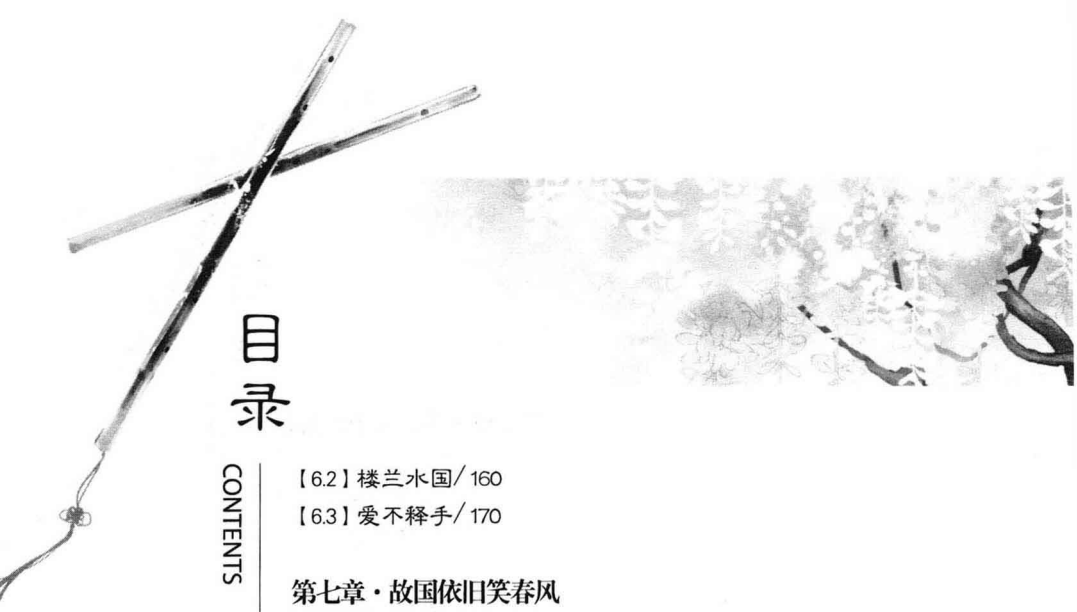
【5.1】重归中原/119

【5.2】且向花间/129

【5.3】面具疑云/138

第六章·微波寄语长天净

【6.1】允诺婚约/148



目录

CONTENTS

【6.2】楼兰水国/ 160

【6.3】爱不释手/ 170

第七章·故国依旧笑春风

【7.1】神水考验/ 182

【7.2】未央宫主/ 191

【7.3】注事如风/ 202

第八章·黎夜不缘天涯路

【8.1】逃婚之夜/ 214

【8.2】海风幻境/ 222

【8.3】登陆东瀛/ 230

第九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9.1】画楼西畔/ 241

【9.2】嗜血之亲/ 250

【9.3】背叛奏乐/ 261

第十章·天若有情天亦老

【10.1】长夜离歌/ 272

【10.2】宿命之战/ 281

【10.3】美人笑忘/ 290

尾声·并蒂海棠一脉香/ 301

外篇·曾经沧海难为水/ 309

第一章

谁人解语谁人心

【1.1】若水山庄

月色妖娆。

竹林，石桥，小河流水，都是那一方院落的景象。远远看去，这庭院究竟有多大一时竟难以描述，任皎洁的月光流淌，温柔地，好像拂过情人面颊的手。

几丝苍青，几丝银白。

夜晚的山风稍稍有一些冷，半山腰的地方，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无扰，隐隐的，却不时能听到似是女子嬉戏的声音。

这里，想来该是武林中哪个世家山庄女眷的居所。

应该是因他脚下的步子太快所致，原本不是凌烈的风丝也变得有些寒气。虽不至痕痕似刀，却多少有些让人觉得不耐。

那个面具人应该是向着这里来了。

他追了他一天一夜，在眼看要追上的当口，那人却逃上了一座山，刚才更是借着山中茂密的林树遮挡而踪影不见。

寒子凉很清楚，武林中能在他全力追赶下还逃得掉的人绝不会超过五个。这不是他自负，而是自身资质、体力、勤奋再加上师从武林盟主的优势，不只在他们这一辈中已属翘楚，很多武林前辈也都不再是他的对手。武人切磋时或许总会留那么一手不被他人探底，但过招间内力和速度的差异，武功高强的人还是能够轻易了然于心。

或许正因此，寒子凉在同辈人中性子虽端正，却亦是比较高傲的。

他并不知道他追的那个面具人是谁。

原本他是为了和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会面才会从南疆赶回中原，谁料到刚入中原就被这个面具人诸般纠缠，原本不欲理会，那人却仍是处处明随，甚至不惜夜入他暂住的客栈，终是挑起了他的脾气一路追来。

原本大概是想看看这面具人所为何事，追了这许久，寒子凉却开始想知道此人到底是谁了。武林中，能跟他一较高下的本就不多，知道他身份还这般挑拨的

更是少有。

莫不是他不在中原的时候冒出来的邪教？

塞北一年、海角一年、楼兰一年、东瀛一年、南疆一年，这五年他大多是在中原以外的地方度过的。除了研习一些中原之外的武功，也有修炼和了解外境的想法。

他那个盟主师父常说：知彼知己还不能百战百胜的话，就让自己修炼得比任何人都强吧。因为尚未找到比修炼武学更感兴趣的事情，寒子凉近二十五年的生涯，大多是以武为伴的。

所以他话不多，也没有太多的爱好，学武的生活往往是禁欲而严苛的。

五年不曾在中原，因此寒子凉并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若水山庄的私家山域。

提到若水山庄他必是知道的。

只是眼前这一幕，让他很难相信自己是身在那个天下第一庄。

原本是两个人在厢房内浴露聊天的，檀香木桶逸散着悠悠绵香，还有苏挽尘从一开始就在边上说着诸如“皙皙，我来给你擦背吧”“哎呀，白皙的肌肤最好了。你就让我摸一下嘛”“要不干脆我也一起洗嘛”云云撒娇的话。

木桶内沐浴的少女在厢房外一阵本该无声的风动过后，一扯纱衣丝巾，轻身一跃从半敞的纸窗飞出，现身在了花香四溢的庭院。

她的园中总是植着大株大株的白茶花，大多是白色的，她喜欢闻那阵阵清新的香气，那香气亦像此刻张扬在月下美人。

直觉告诉赫连皙，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并不是刚才风声的起源，因为他和她几乎是一同落在这院子里面；她足音清浅，他亦悄然无声。

在这个武林，在她这个地位，她实已见识多了武功上乘的武人，眼前这男人却仍是上乘中的上乘——虽然他眉目确是硬朗深刻——她此刻指的仍是武功修为。

直觉更告诉赫连皙这个一脸冷漠的男人应该是追着何人——或许就是她感觉到的起先那身影——才会误入这里，她却偏是没有问他前因后果一起追那前人，也没有容他解释或是自行回避目前这可能男女授受不亲的画面。

她会勾起唇角三十度的甜美无限，皆因为看到他眼中那份本是刚强内的不知所措。

4 男人大多是食色性也。武林中的男人就更是如此。因为武林中的女子少受礼教所束，男女交往往往随心所欲。

名门武者、世家公子，往往是众侠女倾心的对象。心仪的人多了，选择性便就多了，谁还会对谁真的保持距离呢？反之，美丽的女子亦然。

她不喜欢、不屑那些甜言蜜语的追求，不代表她不谙世事不懂男女间自然的羞怯。

可是眼前这个男子却不同。

他在看到她、和她的目光对视的瞬间，虽然极力地隐忍，仍是将一份彻底的无措表露无遗——他没有马上转身，或许正是源于那种……冒犯的罪恶感？

……他在紧张害羞吗？

在这个连女子误见男子更衣都未必会不好意思的武林，在她明明有披凉衣时，他就算看到也该和其他男人一样，要么是一句轻描淡写的道歉，要么是色心泛滥地上下环顾赞美——他却偏给了她一种硬汉不由僵硬的感觉？

武林中怎么还会有这种男人……

所以在赫连哲眼中看来，此刻的寒子凉，有趣到让人忍不住想要调戏。

其实她对感情相当淡薄。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突然有了这样的兴致，她只知道她在他好容易意识到自己或许该开口说句抱歉解释原因的时候，比他更快一步开口了。

“话说……既然你看见了，我是不是该为了清白以身相许呢？”

笑意三分甜七分的口吻，她明明看起来那么柔弱那么超凡脱俗，却以那张咄咄逼人的绝美容颜，让他从不曾动摇过的内心，登时大乱。

寒子凉回到中原的起始，就和赫连哲见面了。

*

武林中有三个地方不得不提。一是昔年武侯隐居的秘境，传说那里是真正属于武林的圣地，只有被选中的武功心智都高强的人才可以找到，到达那里的人莫不自此称雄武林一时；一是三年一届已经连任五届，在武林中势如皇家的盟主所

居的清寒冷筑，据闻那里是按照五行八卦的奇门遁甲之术建成，外人入而不得擅出，有很多武林人都曾想一探究竟，却终是懂得珍惜生命而渐渐疏远；还有一个，就是若水山庄。

若水山庄早在十年前就有了天下第一庄的美誉。这个天下第一庄并非只因为它那遍布八方的产业的富足，也非单纯因为它的主人在武林中结交甚广，与当今盟主师出同门，而是这两者结合之余，它尚具备的德行、仁义与公理。

在武林中，最难坚守的三种品性，若水山庄在众目睽睽之下主持了十五年。一年是伪装，三年是侥幸，五年到十五年，已经是一种敬畏。

所以比起只闻传说从未有人涉足过的秘境，比起总给人高处不胜寒之感的清寒冷筑，若水山庄可以说是客迎四方的胜地。

很多武林人士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拜访若水山庄。

若水山庄庄主赫连兆影不像武林盟主那样管控武林大事，他亦很少对武林中的恩怨说三道四，虽然武功是不输盟主的出神入化，赫连兆影为人却温和而乐善好施。

所以他多是会向一些暂时为钱财所困的武林人提供银两，他常说：“人有三急，借据什么的并不重要，等到你们方便还的时候再还好了，那时候无论是钱抑或是其他你们觉得等值的，我都会欣然接受。”

赫连兆影就是这样的人。可能是祖业太过丰厚，也可能是他有一个太懂商情的夫人，所以对于借出去的银两，他没有一次催要。有时候即使明知道对方是无赖，更为骗钱，也毫不吝啬，久而久之，结交了很多能人异士。这些能人异士也秉着武人的习性，大多不是还银两而是带来各种各样新鲜的玩意儿，抑或他人无法轻易知道的消息。这些新鲜玩意儿和隐秘消息，就又帮他赚到了更多的银子，结交了更多朋友。

若水山庄在武林中的名声就是如此一点一点积累，直到丰厚，直到武林中所有人提到时，都会尊称一句“天下第一庄”。

若说这样的赫连兆影会有什么让世人皆觉惋惜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可以继承家业的儿子——虽有子嗣，却只得一个女儿。

若水山庄少庄主赫连哲，虽然各式各样武林世家的公子、各大门派掌门的得意弟子，还有那些闲云野鹤惯了的游侠都曾纷纷上门提亲，却依然，待字闺中。

赫连兆影对这个女儿的宠爱在武林中也是出了名的。她始终未有相中的男子，他便随着她的性子不催不逼，看不出有什么想尽早得个孙儿培养继承家业的想法。

6 直到赫连哲十六岁生日，或是不厌其烦了那天天蜂拥而至家门的求婚者，公开了她选夫的标准。谁来得简单，一句话而已：

“当男人想要娶一个女人的时候，开口前，他最好先确定自己有没有让那个女人尊敬的资本——没有一个女人会爱上她看不起的男人。”

但这句话既是出自天下第一庄主之女，武林中人思维的逻辑就不由发散再整合，整合再升华。

渐渐地，武林有传言：想要娶到若水山庄少庄主赫连哲，就要先得到这个武林。

*

每天都有武林中人来拜访若水山庄，在那么多名侠客游士中，最为年轻的两人却是至今最有身份的访客。

一袭白衣如玉，纤尘不染，人亦如玉雕出的精致，那般干净，几近透明。好像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无论看到他在做什么，那张脸庞总是淡淡的温柔的线条。漂亮的眼中，三分清明七分优雅。毫无造作，浑然天成。很少有人可以如柳莫行公子这般，无论正看、侧看、远看、近看，甚至只看背影，都能感受到那种只有他才有的风神，修长身姿翩然玉立，竟让人挑不出一丝瑕疵。

谁又能想到这么一个谦谦君子会是让人敬畏的武林盟主之子？只有他身上的贵气，仿佛在昭示着出身尊崇这一点。

另一个男子相较柳莫行，则显得冷傲硬朗得多。

墨色衣衫，剪裁得相当简单合身，若不是腰间一柄长剑的逼人煞气尽融锦绸布缎，他身上实无任何花哨。他比柳莫行又稍稍高了一些，五官也更为深刻，和着自身那股冷漠卓卓的气魄，整个人与其说是英挺，不如说是硬气，不怒而威。话不多，薄薄的唇角抿成一字形状，仿佛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波动。

由于他板着面孔，一时倒也难以猜出准确的年纪，看起来是要比柳莫行虚长几岁。一双幽黑的瞳眸，深不见底的凛冽。

这样的人在武林中绝不会默默无闻。

赫连兆影自然也是知道这个人的。若说武林中有谁不知道他的大名，可能也属少见；只是那些人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见过其人。

对于很多人而言，寒子凉就是这样的存在。

武林盟主最得意的高徒，唯一的入室弟子。盟主甚至高调宣布过自己的儿子柳莫行不会继承清寒冷筑，他将会把自己的位子留给寒子凉。

能者居之，武林从来都是只看实力的地方。

今次能让这两个人一起拜访若水山庄，必定是件武林大事。赫连兆影自是没有怠慢，暂时挥退了所有闲人，只留这两人在厅堂。

连奉茶的侍女，也在斟好第一杯茶后遣下。

若水山庄可以说是武林中最富有的地方，可这里待客的厅堂却不见奢华，仅只是大气富丽之余，梁柱的图腾雕刻、橡木椅的貂毛铺垫，稍作点缀而已。

赫连兆影不是一个喜欢卖弄排场的人，所以他的山庄也像他。

对于这里，对于赫连兆影，柳莫行远比寒子凉要熟悉和了解。因为他生命中有十年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那时候盟主初任，无暇照顾独子，柳莫行就被盟主情同手足的师弟赫连兆影带回了若水山庄。一住，就是十年。直到他五年前离开前，他和少庄主赫连兆影始终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种多求婚公子哥中不曾有柳莫行，也许他私下说过但被赫连兆拒绝了？也许他仅只是当那个少女做自己的妹妹才未开口？真相无人可知。

武林人仅只是知道，赫连兆影和柳莫行的关系情同叔侄。

赫连兆影坐在主人的正座上，面对两个晚辈亦始终是笑容和蔼，很多人都猜测正是他的与人为善，才将那么霸气的盟主之子养育得如此温润如玉。

“莫行，好久没有回来了吧？要不要多住两天？你父亲还是忙碌着武林大小琐事吧，要不是了解这个师兄，我是要劝他差不多该休息了。”

“伯父说得是。我也和家父说过同样的话，只是他老人家精力充沛，做晚辈的唯有尽孝支持。”

谁一个笑容，流露出习惯成自然的温柔。柳莫行的声音也和他的人一样，清

澈通透。仿佛湛蓝的天空之下，悬于林中的鸣铃。

“这次我和子凉师兄过来，其实正是奉了家父之命，有一事想请伯父帮忙。”

“哦？但说无妨。”

“听闻伯父有了秘境的消息？”

秘境，那是昔年独步武林的武侯所居之所。只是从他失踪的那天起，二十二年再无人寻到那传说中的圣域。武林中人莫不想得到那里面的神功秘籍、续命神药、稀世奇珍，只是他们找了很久，却都没有线索。

渐渐地找的人少了，但是每当这个地方被提起，还是会造成最大的轰动。

武林盟主原本是对武侯最不关心的人，前不久听说有人带了则不知道真假的秘境消息给赫连兆影，仍是派了儿子和徒弟一同前来，可见这秘境是多么吸引武林人的心。

“确实是有个多年行走海岸商道的朋友带了则消息过来……只是，他不肯透露来源，我亦无法抽出时间去分辨真伪，才一直没有说出来混淆大家。倒是让你们先跑了这一趟过来……”

“伯父不用介怀，您且说给晚辈听，晚辈和子凉师兄会去探查这一趟。这次师兄从南疆回来，其实也是有了一点传闻入耳，几方对比，相信会有所判定。”

“如果消息属实，你们便打算去秘境吗？”

“晚辈们……确有这个打算。”

赫连兆影和柳莫行你来我往地寒暄对话，寒子凉都没有开口。他不太喜欢说话，没有意义的话他从来不说，可能是觉得话多的人往往无能，可能是他的确没有值得夸耀的口才，也可能是他懒得开口。

在厅堂中听着两个人的对话，本来依他的性格不言却会记住有用的信息，但只这次他的思绪稍有偏差的走神迹象——昨夜追人误入某个山中庭院，万般的偶然下他看到一个绝美的妙龄少女，本来女子再美也不过是皮相，偏却是她只一件里裙着身，虽不至春光拂面，仍让他一览无余那白皙的香肩。

仿佛吹弹可破的肌肤，比那雪白的兜肚更清净到透明，几乎可以折射出他眼中那一刻的迷惑；但比这更震撼的，还是她微微一笑间，那句甜美到让他想忽视都无法怀疑自己听错的记忆深刻……

“莫行哥哥确有什么打算啊？”

对！就是这种甜丝丝的声音……

本是一字形的嘴角几乎掩饰不住地抽搐，寒子凉用上自尊傲气强制自己不能露出丝毫的慌乱，才勉强止住了那份从额角绵延到唇边的皱纹。

就在这个瞬间，那让他一时怔住手心不由攥拳的有些熟悉的声音之后，是一阵香风擦肩而过。白茶花香，清雅而幽深绵长，像极了昨夜庭院中的涟漪，花飞花漾。

来人似乎是故意从他身后走了出来，当然，这也许只是他的瞎想。

谁让那张绝艳的容颜在瞬间与他相对时，一抹嫣然到艳丽的笑容飞扬。赫连哲骨子里的咄咄逼人依然，风神中却也漾着最缱绻的温柔气息。

寒子凉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再和她见到。他昨夜在她似笑非笑的一语中僵住——就算是千军万马中驰过都未必会让他眉头一皱，她的话却让他首度不知怎么应答。原本的纠结，在短时间后被另一个三两步跑到庭院的少女中止。原本以为那少女看到他会质问一句你是谁，谁想到那个少女也不能以常人论之，好像没看到他一般就只想把她拉回室内——“哲哲回去啦，外面冷，还有我不要让采花贼看你。”

好吧，那少女果然看到他了……看吧，他无端地被冠名为采花贼。

寒子凉没有解释，也没有机会解释，因为那两人真的就在他还在院子里、就在她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进了室内，再也没有出来……

所以半晌的工夫后，他只能离开了那个诡异场景的地方。

如果一切都是幻觉就好了……

但显然这不是幻觉。因为那个幻觉中的她，此刻就出现在了面前。

更让寒子凉没有想到的，恐怕还是下一句赫连兆影对她的介绍——“这是小女，赫连哲。哲儿，和莫行一起过来的是你大伯的爱徒，寒子凉少侠。”

原来她是若水山庄的少庄主。

武林中有诸多她美丽、她高傲的传闻，但谁能告诉他为什么就没有一条说她性子这般妖孽的？

“我知道。”

她没有说“我听说过”而是说“我知道”。这句“我知道”在赫连兆影听来虽稍觉奇怪却不会多想。在寒子凉听来，赫连哲说“我知道”的时候，她那双漂

亮的眼睛，已经流淌出太多因为再见他而起的玩味娇艳。

想来，在她心中，他寒子凉应该是个武林中传得那么正直端正但本尊却道貌岸然的登徒子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当寒子凉觉得自己有可能被赫连哲这般误会时，他发现他会不舒服。

是不舒服自己被误会？

还是因为可能误会的对象是她？

没有深想。因为她没有给他机会深想。

“寒公子你好，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赫连哲就那样装作想不起来，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跟他打了招呼。寒子凉纵然有再多的隐忍，也知道被其他人知道昨夜之景是不智的事情，此刻便只能暗自咬着牙对她一个几不可见的颌首算作回应。

他不会说谎，更不擅长说谎。如果此刻他开口，怕必定是“为什么会相处得好？”“我们不是初次见面”这种没有情调的话了。

所以寒子凉才会略显做派地不语，纵然有些高傲，但好在他给武林中人的印象一向如此，谁都不会想太多。

那边，赫连哲谈话的对象已经变成了她最开始与之打招呼的柳莫行。

两个人似是相当熟络，她一走近，他便起身相迎她坐下。然后他倾下的眉目，暖了她微微扬起的娇美容颜。

四十五度的自然而然，那美貌，谁人可以争其分毫？

寒子凉不经意地发现，赫连哲在和柳莫行相视的时候，举手投足都是四溢芬芳的清柔。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你又想来了不打招呼就走吗？莫行哥哥还真是冷淡呢。”

谁柔和的笑意，并不因为谁话中撒娇似的讽刺生气。莫行公子的脾气多少有些像赫连庄主的宽容，尤其在对待青梅竹马的赫连哲时，更多的尽是呵护和依顺。

“这次不是因为事情比较危险嘛，告诉你的话，你会不去吗？”

“可是我已经听到了。”

又笑，赏心悦目。柳莫行面上那份温润中已经多了一份妥协，他不再和赫连哲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继而转向赫连兆影，“既然如此，如若伯父能够放心，我就将哲哲一并带去游玩一番。”

有人比赫连兆影更快地对这个要求有所反应。寒子凉眉梢一个不经意的耸动，但他还来不及说出“怎么她要和我们一起吗”的话，已经再度听到了那漾香甜的口吻，“你看我说吧，我们可要好好相处一段日子呢，寒公子。”

【1.2】南疆之行

“你呀，必是一早就计划好了的吧？”

赫连哲随性而为毫不忌讳地将柳莫行领进自己居住的院落，只进房片刻，便将打点好的行囊拎了出来。看她的视线所在，就能知道相较于柳莫行那了然而宠溺的玩笑话，她显然是对神色踌躇欲言又止的寒子凉更感兴趣。

故地重游显然鞭答着寒子凉重新忆起昨日的意外。正在他暗自压抑着那记忆犹新的尴尬之感时，苏挽尘刚好从厢房里追了出来。

用寒子凉能察觉到的视线略略地扫了他一眼，苏挽尘拉住赫连哲的衣袖连珠炮一般不依不饶道：“哲哲！你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独身一人跟着采花贼一起出远门呢？！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定要带我一起去！”

被人当面叫着“采花贼”云云，寒子凉不禁有芒刺在背的错觉。虽然依他的性子是不在乎别人的偏见误解，但这么跟赫连哲面对着面，似乎又不能不解释清楚。“我……”

“苏姑娘该知道防止采花贼最好的办法就是步步紧盯联防吧。”仿佛没有听见寒子凉的声响，柳莫行继续以玩笑般的口气应酬着，“若不快去收拾好路上用的细软杂什，可会赶不上与我们同行哦。”

眼前所见这简直就是走遍五湖四海的寒子凉完全无法理解的圈子。

无论是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视而不见的苏挽尘，随随便便就自认“采花贼”之名的柳莫行，还是对此不闻不问只在一边玩味地瞄着他的当事人赫连哲。

“哎呀，绝对不可以！怎么能不带着羽衣坊的寝具、添香楼的玫瑰露、撷花苑的香膏……就出门去呢？！”眼见着苏挽尘火急火燎地飞奔着去收拾她口中零七八碎的物件，柳莫行运筹帷幄之中仍挂着微笑，不动声色地朝寒子凉赫连哲二人做了个速速上路的手势。

*

三人毕竟不同于寻常的行路人，纵马时自然身轻如燕，行程比普通人来讲快出几倍不止。大概两天左右光景，所入城池的亭台楼宇已与原本所在的中原大相径庭。

寒子凉在南疆的线人送来的消息，有时是传书，有时是信函，皆无出处，也无规律可循，神秘且显得谨慎异常。

途经榭秀镇的时候，正值三月采春的庆典。整个水乡参加庆祝的人群熙熙攘攘，沿着蜿蜒曲折的河水绵延数里，途经各处皆是彩衣飞舞欢歌笑语。

感染了这愉快的气氛，赫连哲也心血来潮地到镇子里的绣坊换上当地习俗规格的彩衣，却在出来向柳莫行展示新衣的时候，惹得半镇的人驻足观望，从原本的异族旅客摇身一变成了镇上最美的踏春姑娘。

偏巧线人此刻断了音信，久久未得消息。于是他们暂时倒真像是出来郊游一般，也混在游赏的人群中乘游船、看表演、品美食、赏丽景，随随便便一晃便是半日。

“哲哲，我看你的发饰配这身衣服太过素净了些，在这里挑一样新的可好？”路过一处出售饰物女红的店家，柳莫行喊住赫连哲，朝着摆放发饰的柜面一指。

寒子凉望着这两个相当入戏地扮演游客的同行者，微微头痛。原本以他的计划，四日左右就能到达南疆。偏巧这次加带了赫连哲，一路上担心她娇生惯养水土不服旅途劳顿等等，已是多番延迟。这些热闹的集会他从不曾感觉有什么趣味，眼下一边在忧心着消息的迟来，还要一边陪着她四处游荡，实在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然而看着赫连哲一身霓裳彩衣，偶尔朝他露出的甜笑，他的脸色也差不到哪里去就是了。相较而言，柳莫行不但和颜悦色，还细心地为姑娘打点张罗，显然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然而赫连哲进店去半晌，回来却直奔冷漠地伫立在旁的寒子凉面前。

她左右手各执一支珠花，举在寒子凉面前，言笑晏晏地问：“寒公子，你觉得我戴哪一个比较好看？”